

繪圖

兩晉通俗演義

第三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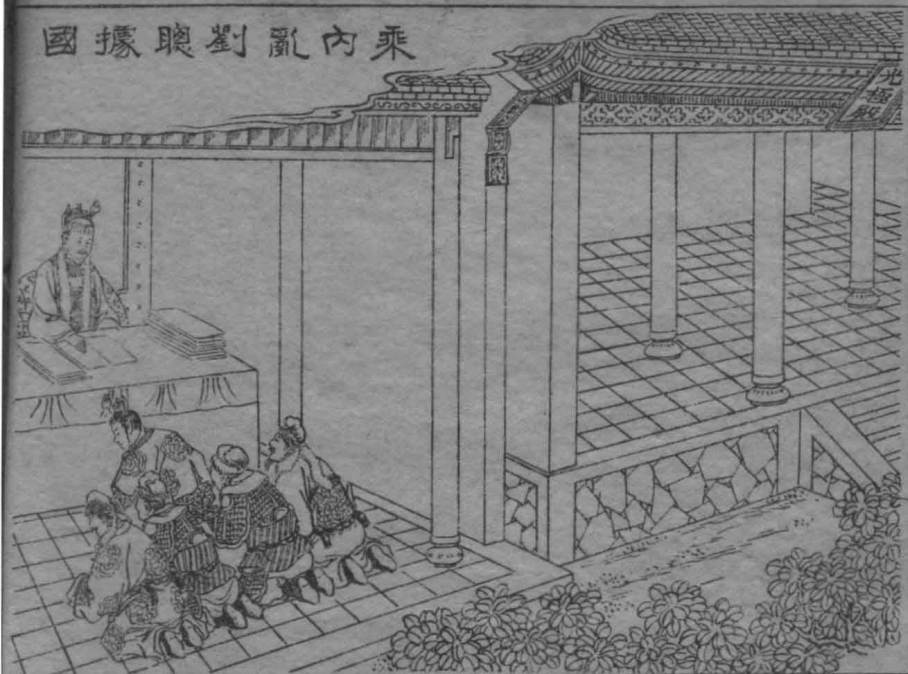
盜羣破力純宮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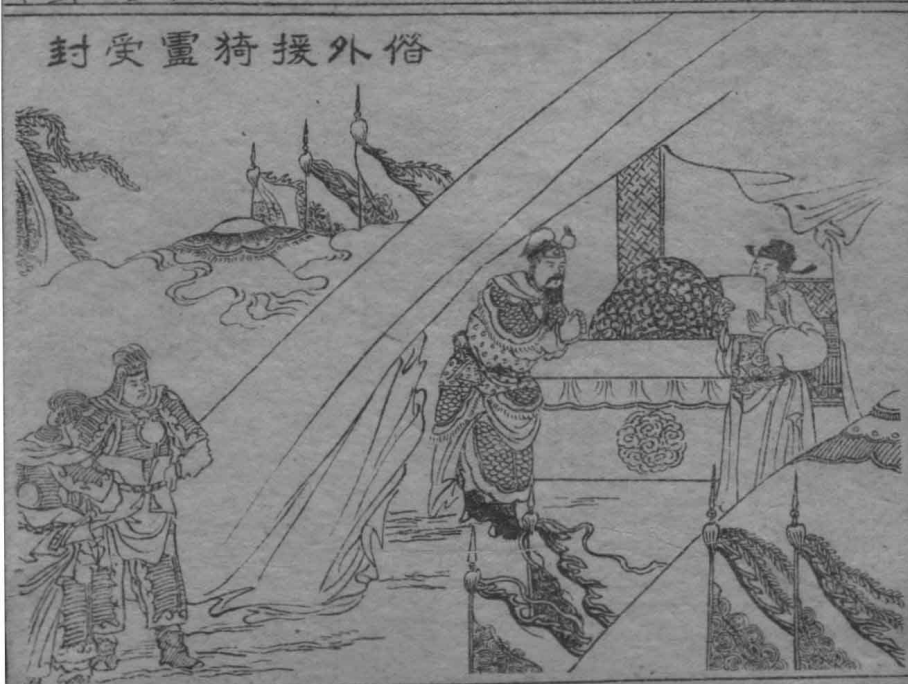
臣諸殺擅越傳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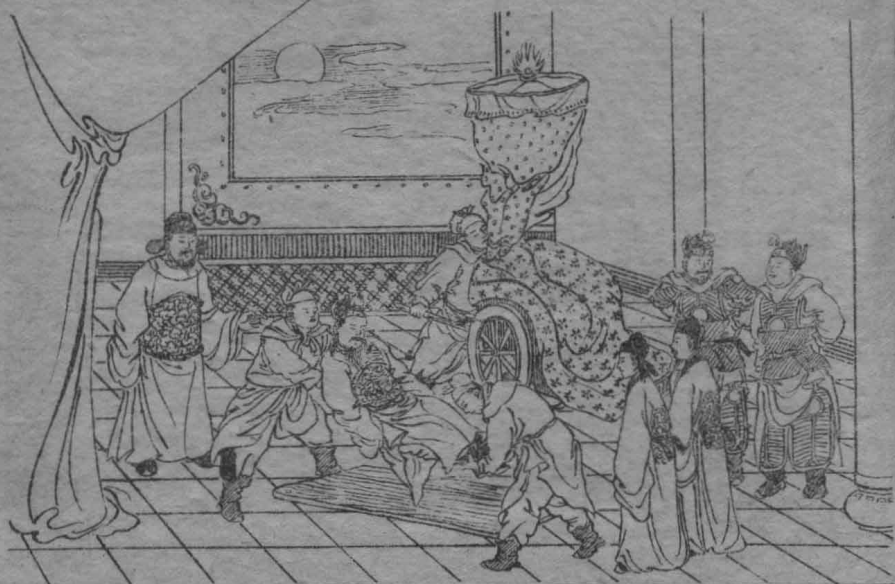
乘內亂劉聰據國



俗外援猗靈受封



命畢相權師出國傾



非知尉太盡同巢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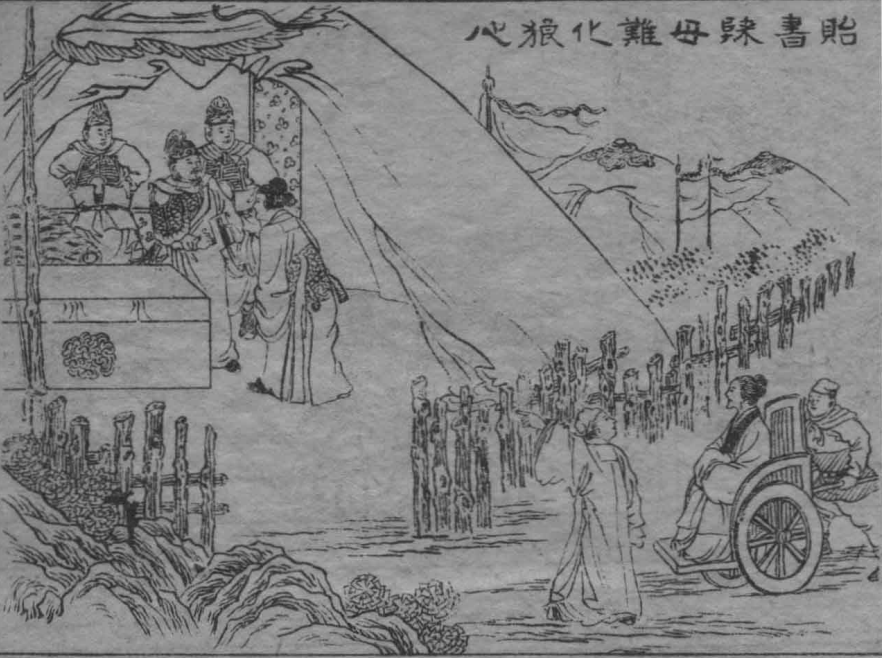
執天子洛中遭巨劫



起義旅關右迂親王



貽書辣母難化狼心



行酒為奴終遭鴆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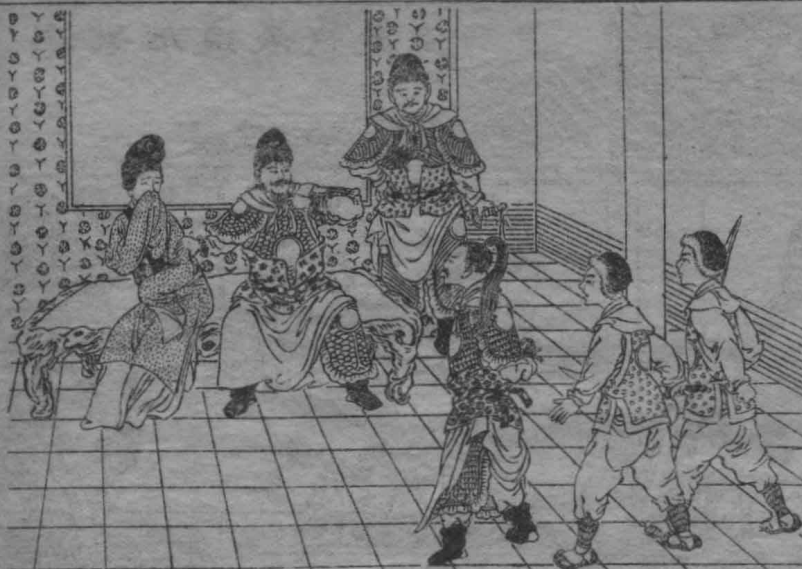
詔東吳帝徵兵



援靈武麴允破虜



拘王浚羯胡吞薊北



兩晉通俗演義

卷三圖

中關保相晉染趙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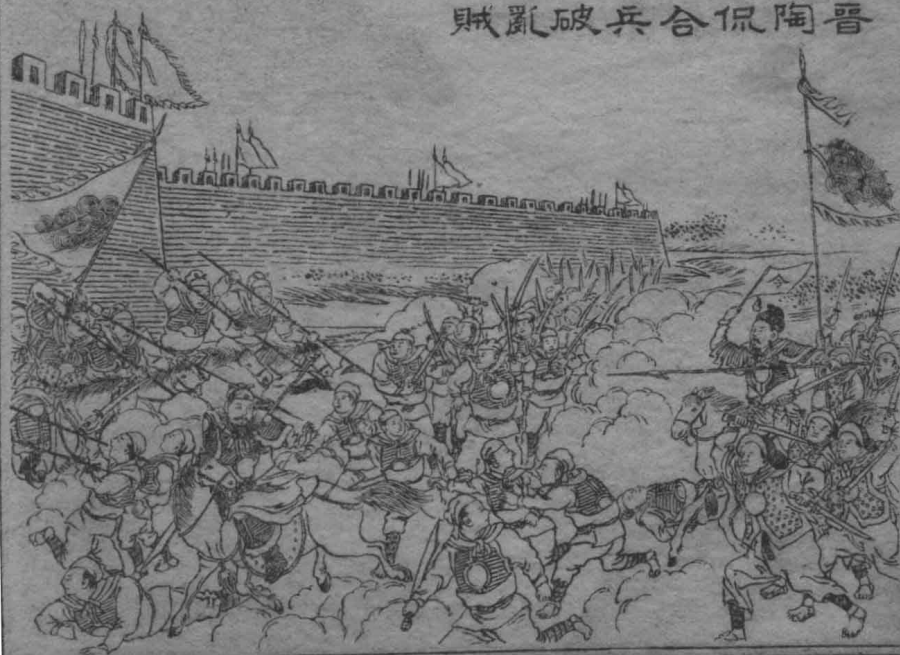
四

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

漢劉后進表救忠臣



晉陶侃合兵破亂賊



救求圍哭兒女小



降出壁衛帝皇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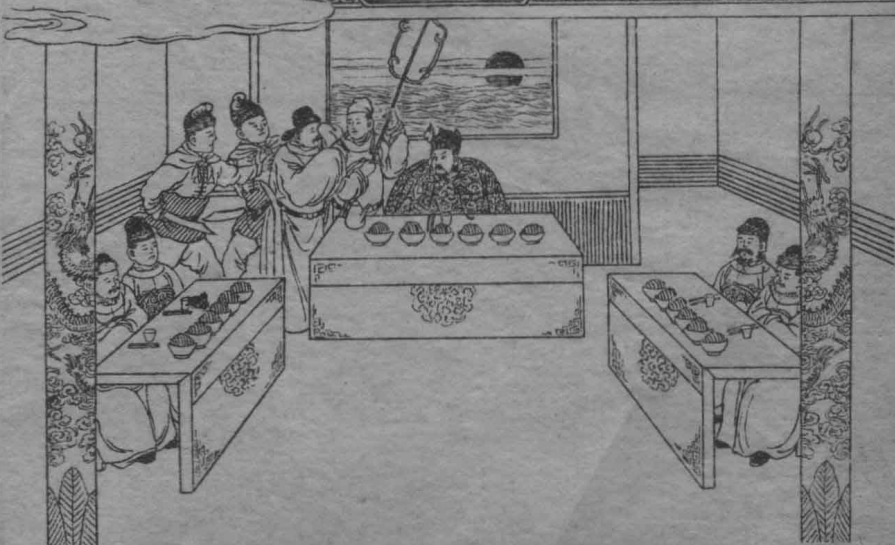


牧守聯盟奉牋勸進



君臣屈辱蒙難生

光極殿



繪圖兩晉通俗演義卷三

第二十一回 北宮純力破羣盜

太傅越擅殺諸臣

却說江南既平。河北一帶。尚是未靖。太傅越雖出鎮許昌。朝政一切。仍然由他主持。懷帝總未得專行。越以鄴中空虛。特請簡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。往守鄴城。且令王衍為司徒。懷帝自然准議。衍因往說越道。朝廷危亂。當賴方伯。須得文武兼全的人材。方可任用。越問何人可使。衍却援舉不避親的古例。即將二弟面薦。一是親弟王澄。一是族弟王敦。越便允諾。奏請授澄為荊州刺史。敦為青州刺史。有詔令二人任職。二人當然不辭。衍喜語二弟道。荊州內江外漢。形勢雄固。青州面負東海。亦踞險要。二弟在外。我在都中。正好算作三窟了。老天不由你料奈何看官記着。荊州自高密王略出鎮。虧得劉璠出為內史。纔得安堵。見十略未幾即死。後任為山濤子山簡。因璠得衆心。未免加忌。特奏請遷調。不及乃晉廷徙璠為越騎校尉。荆湘遂從此多事。澄雖有虛名。無非是王

夷甫一流人物。

衍字夷甫

徒尚空談。不務實踐。要他去鎮守荊州。眼見是不能勝任呢。王敦

眉目疏朗。神情灑脫。少時即號稱奇童。得尚武帝女襄城公主。拜駙馬都尉。兼太子舍人。聲名尤盛。但素性殘忍。不惜人死。從弟王導曾說他不能令終。太子洗馬潘滔亦嘗譏他豺聲未振。蠱目已露。人不噬彼。彼將噬人。如此剛暴不仁。衍却替他薦引。恃作護

符。這也是知人不明。徒增妄想罷了。

為澄數二人後來成案

敦甫經蒞鎮。即由太傅越徵令還朝。

授中書監。敦不免失望。但也只好奉召入都。青州刺史一缺。由兗州刺史荀晞調任。晞

屢破巨寇。為越所重。常引晞升堂。結為異姓兄弟。此時潘滔為越長史。屏人語越道。兗

州為東方衝要。魏武嘗藉此創業。現由荀晞居守有年。若晞有大志。便非純臣。令不若

移鎮青州。厚加名號。晞必欣然徙去。公乃自牧兗州。經緯諸夏。藩衛本朝。這纔叫做防

患未然哩。越頗以為然。自為丞相。領兗州牧。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州軍事。加荀晞為

征東大將軍。都督青州諸軍事。領青州刺史。封東平郡公。晞雖奉調東去。却已是猜透

越意。暗暗生嫌。他本來嚴刑好殺。不肯少寬。在兗州時。迎養從母。頗加敬禮。從母為子

求將。晞搖首道。王法無親。若一犯法。我不能顧及從弟了。不如不做為妙。從母固請如

初。晞乃說道。不要後悔。因令為督護。後來果然犯法。晞即令處斬。從母叩頭籲請。乞貸

一死。晞終不從。及斬訖。返報。乃素服臨哀。且哭且語道。斬卿是兗州刺史。哭弟是荀道

將。

晞字道將

部下見他情法兼盡。很是憚服。

實是一種推許手段

至移鎮青州。復思以嚴刻示威。日加

殺戮。血流成川。州人號為屠伯。晞弟名純。亦頗知兵。由晞遣討盜目王彌。得獲勝仗。彌

為掇。

音堅縣名

令劉伯根長史。伯根嘗糾眾作亂。為幽州都督王浚討平。獨彌亡命為盜。再

集伯根遺眾。出沒青徐。陽平人劉靈。少時貧賤。力大無窮。能手挽奔牛。足及快馬。嘗恨

無人舉引。又見晉室寢衰。不由的撫膺太息道。老天老天。我一貧至此。莫非令我造反不成。及聞王彌為亂。也招致盜賊。揭竿起事。乃自稱大將軍。寇掠趙魏。已而彌為荀晞所敗。靈為別將王讚所敗。兩人俱奉書降漢。歛迹不出。忽頓邱太守魏植。為流民所迫。有衆五六萬。大掠兗州。太傅越急檄荀晞進援。晞出屯無鹽。留弟純居守青州。純嗜殺行威。比晞還要利害。州民生謠道。一荀不如一荀。小荀毒過大荀。如此兇殘。安望有後。未幾晞得誅。植乃仍還青州。偏王彌又復蠢動。黨羽集至數萬人。分掠青徐兗豫四州。所過殘戮。郡邑為墟。荀晞再奉詔出征。連戰未克。太傅亦下令戒嚴。移鎮甄城。會聞前北軍中候呂雍與度支校尉陳顗等謀立清河王覃為太子。便由越一道檄詔。遣將收覃。幽銅金墉城。過了旬月。索性命人賁酖。把覃逼死。據立者也。屬無謂。加害者抑何太毒。但越只能制內。不能制外。

那王彌竟從間道突入許昌。且自許昌進逼洛陽。越亟遣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師。還有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等領兵入援。軌係漢張耳十七世孫。家住安定。才華明敏。姿儀秀雅。與同郡皇甫謐友善。隱居宜陽山。泰始初年叔父錫入京為官。軌亦隨侍。得授五品祿秩。嗣復進官太子舍人。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。他見國家多難。謀據河西。筮得周易中泰與觀卦。投筊大喜道。這是霸兆。得未曾有哩。遂求為涼州刺史。天下無難事。總教有心人。果然得如所願。一度出守。及至涼州。適鮮卑

為寇盜賊縱橫。便即調兵出討。斬首萬餘級。嗣是威著西州。化行河右。

張軌後嗣建國稱涼號為前涼

故特從詳敘

至是聞王彌寇洛。因遣將勤王。晉廷方命司徒王行。都督征討諸軍事。發兵出

禦轅轅。被王彌一陣殺敗。兵皆潰歸。京師大震。宮城晝閉。彌竟進攻津陽門。可巧涼州

兵馳至。統將北宮純。入城見行。與東海司馬王斌會師。相約出戰。純願為前驅。選得勇

士百餘人。作為衝鋒。疾馳而出。與彌對壘。纔經交鋒。由純颺動令旗。便突出一隊身長

力大的壯士。跨着鐵騎。持着利刃。不管那鎗林箭雨。只硬着頭衝將進去。涼州兵也不

肯落後。既有勇士為導。當然拚了性命。一齊跟入。任他王彌黨羽。是百戰劇盜。都落得心

慌意亂。紛紛倒退。北宮純趁勢殺上。王斌亦領兵繼進。殺得盜黨血流漂杵。屍積成山。

王彌大敗。抱頭東竄。都中又驅出一支生力軍。係是王行所遣。軍官是左衛將軍王秉

來。應北宮純王斌兩軍。兩軍正追殺數里。稍覺疲乏。因即讓過王秉一路人馬。聽令追

去。秉追至七里澗。王彌見來軍服飾與前略殊。還道是強弱不同。復思回身一戰。當下

勒馬橫刀。令盜眾一律返顧。與秉接仗。盜眾勉強應命。但已是膽怯得很。不耐久鬪。略

略交手。又復潰散。彌始知不能再戰。只得與部下盜目王桑。逃出軹關。竟去投漢。漢王

劉淵與彌本有舊交。當即遣使郊迎。且傳令語彌道。孤已親至客館。拂席洗爵。敬待將

軍。彌聞令大喜。便隨入見淵。淵即面授彌為司隸校尉。加官侍中。且命王桑為散騎侍

軍。彌聞令大喜。便隨入見淵。淵即面授彌為司隸校尉。加官侍中。且命王桑為散騎侍

郎劉靈得王彌歸漢消息也。親往謁淵。受封平北將軍。淵收了兩個大盜。使用為嚮導。使子聰帶兵數千。同襲河東。可巧北宮純自洛陽旋師。逢次與聰兵相值。即殺將過去。聰不意官軍掩至。頓時忙亂。且疑此外尚有伏兵。不敢戀戰。匆匆的收兵遁回。麾下已死了數百人。純乃歸涼州。稟明張軌。申表奏聞。有詔封軌為西平郡公。軌辭不受命。且屢貢方物。藩臣中推為首忠。也是確評。惟劉淵聞聰敗還。未免失望。且因并州一帶。由劉琨居守。晉陽無隙可乘。前遣將軍劉景往攻。亦遭一挫。兩方面統是敗仗。尤覺得憂悔交并。侍中劉殷王育進議道。殿下起兵以來。年已一周。乃專守偏方。王威未振。甚屬可惜。誠使命將四出。決機大舉。景劉琨定河東。建帝號。鼓行南下。攻克長安。作為都城。再用關中士馬。席卷洛陽。易如反掌。從前高皇帝建豎鴻基。蕩平強楚。便是這番謀畫。殿下何不倣行呢。淵不禁鼓掌道。這正是孤的初心呢。遂號召大眾。親自督領。趁着秋高馬肥的時候。禡纛起行。到了平陽。太守宋抽驚惶的了不得。棄城南奔。淵得拔平陽城。再入河東。太守路述却是有些烈性。募集兵民數千。出城搦戰。怎奈眾寡不敵。傷亡多人。沒奈何退守城中。淵督眾猛攻。相持數日。城垣被毀去數丈。一時搶堵不及。竟為胡馬所陷。述還是死戰。力竭捐軀。淵連得數郡。遂移居蒲子。上郡四部鮮卑陸續延次。酋單微並向淵請降。淵又遣王彌石勒分兵寇鄴。征北將軍和郁也是貪生怕死。走得

飛快把一座河北險要的鄴城讓與強胡。於是淵得逞雄心。公然稱帝。大赦境內。改元

永鳳。命嫡子和為大司馬。加封梁王。尚書令劉歡樂為大司徒。加封陳留王。御史大夫

呼延翼為大司空。加封雁門郡公。同姓以親疎為等差。各封郡縣王。異姓以勳謀為等

差。各封郡縣公侯。就把這蒲子城號為漢都。看官記着。當時氏酋李雄與劉淵同時稱

王。此次淵僭號稱尊。比李雄還遲二年。李雄稱帝。國號成。改元晏平。且在晉惠帝末年

六月中。劉淵稱帝。是在晉懷帝二年十月中。小子屬辭比事。前文未及西陲。無復揅敘。

此次為劉淵稱帝。不能不補敘李雄。五胡十六國開始。就是李雄。李淵兩酋長。最早僭

號。看官幸勿責我漏落呢。補筆說得明白。更足令閱者醒目。淵既僭號。兩河大震。晉廷遣豫州刺史裴

憲。出屯白馬。車騎將軍王堪。出屯東燕。平北將軍曹武。出屯大陽。無非為防漢起見。偏

劉淵得步進步。不肯少休。復遣石勒。劉靈率眾三萬。進寇魏汲頓。邱三郡。百姓望塵降

附。多至五十餘壘。勒與聰請諸劉淵。各給壘主將軍都尉印綬。並挑選壯丁五萬為軍

士。老弱仍令安居。魏郡太守王粹。領兵抵禦。一戰即敗。被勒活捉了去。押至三臺。一刀

畢命。越年為晉懷帝永嘉三年。正月朔日。熒惑星入犯紫微。漢太史令宣于姓復修之。入

白劉淵道。陛下雖龍興鳳翔。奄受大命。但遺晉未滅。皇居逼仄。紫宮星變。猶應晉室。不

出三年。必克洛陽。蒲子崎嶇。不可久安。平陽近有紫氣。且是陶唐舊都。願陛下上迎乾